



细流集

姚文元著

細流集

姚文元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細流集

姚文元著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364

开本 787×1092 精1/32 印张 4 1/4 字数 84,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制

印数 1—9,800 定价 (?) 0.38 元

前記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字，是我学习写作的一个小結。这些文字是从 1956 年底以前写的东西中选出来的。

1955 年写的文章，全部是同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我从十二篇中留下了五篇关于思想批判的文字，在收入集子时，有几个地方作了修改。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政治面目过程中和轉入政治斗争以后写的东西，由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真相早已大白，所以不再收入集子里了。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并沒有把所有的提法都改成“反革命集团”，这样也可以看出斗争的发展过程。

1956 年写的杂文較多，除了刪去的一部分写得太差的以外，都在这里了。我嘗試用各种形式写杂文，那两篇貌似寓言的文字，其实不是寓言，也沒有寓意，仍是一种杂文。其中有个别的短文，在收入集子时作了修改和补充。

1955 年以前写的，除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以外，我选了两篇現在还有一点意义的短文留在这里，其中一篇是在解放前夕写的。这两篇短文中都銘刻着我一部分永不能忘怀的生活。

当我讀着这些文字时，从内心感到慚愧，我学习写作的成绩实在太差了。写得不多，质量也差。我痛感自己知識的貧

乏，書讀得太少，很多問題只是靠着一點局部的感受發議論，
缺少深入的細致的研究，粗枝大葉的作風在我身上還存在。
我願加緊學習，能夠逐步地充實我知識貧乏的腦袋，努力克服
認識上的表面性和片面性。

這些粗淺的文字是十分渺小的，它只是在時代的洶湧的
潮流中迸濺出來的一小粒浪花，是許多條匯向大海的長江大
河以外的一條細微的溪流。取名叫做“細流”，就為了說明它
的渺小。大海主要是容納江河，但也不會拒絕這一條細流吧。

時間前進了，時代的巨流也前進了，我願在新的一年中能
繼續追隨着時代的巨流前進。

1957年2月14日

目 次

前 記	I
生命的意義	1
錯誤的了解	5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8
馬克思主義还是反馬克思主義?	15
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三套手段	31
胡風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	38
胡風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動觀點	43
胡風反对有組織有領導的階級鬥爭	48
百家爭鳴,健康地开展自由討論	53
理論家和牆頭草	57
坚持“真理”的火雞	59
江水和葡萄酒	62
學習魯迅反八股和反教條主義的精神	67
刻苦學習,永遠前进!	73
論對句	82

从拒絕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91
不要拒絕李白游秦岭!	93
也談庸俗社會學	96
“扶得東來西又倒”	98
談獵奇心理	100
關於“名單學”及其他	102
電車上的雜感	104
館子里的雜感	107
算命攤旁的雜感	110
漫談“同”與“異”	112
碎貝集	115
人和錢	118
讓理想的火焰照耀着你!	121
論“知音”	123

生 命 的 意 义

——“青年近衛軍”讀後感

人最寶貴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够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鬥爭。”

——保爾·柯察金

我讀任何小說，沒有象讀這本小說這樣激動過。那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生長的孩子們的強烈的正義感和純洁坦白的心胸，他們對整個世界的熱愛，對光榮崇高的追求，對敵人堅持不懈的鬥爭，對於我們該有怎樣的啟示啊！與其說我愛這本書的故事和人物，不如說我是愛着這首史詩給我揭示的生命的意義。

這本書的故事是真實的。書中人物除了兩三個虛構的以外，也都是實有其人的。在克拉斯諾頓城，有一群青年男女幸福的生活着，他們在社會主義的教育中成長起來，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然而，德國軍隊野蠻的衝進來，幸福的生活粉碎了。蘇維埃的青年們明白了他們的遭遇，知道在所謂“新秩序”下是沒有絲毫自由的。於是，由十六歲的奧列格領導組織

了地下機構——青年近衛軍。這一群青年們在深夜里用顫動的聲音宣誓：“我，在加入青年近衛軍的時候，對着自己的戰友，對着親愛的多苦多難的土地，對着全體人民，莊重宣誓：絕對執行組織的任何任務……為我們人民的血，為英勇礦工的殉難復仇，如果為了這一復仇需要我的生命，我就獻出它，沒有一分鐘的動搖。如果我……破壞這神聖的誓言，那麼讓我的名字，我的亲人永遠受罵，我自己則受我同伴严峻之手的懲罰，以血還血，以死還死！”

就在同天夜里，一大批人民被德寇活埋。蘇爾迦，一個老布尔什維克，在雨點般的土塊落到他頭上、口里、眼里的時候，唱出有力的歌聲：“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垂死的礦工首領華爾科“低沉的接上腔，先是近處的，後來是愈來愈遠的新的聲音加入了他們，緩慢的國際歌的音波從地下騰向那烏雲般在世界上空盤旋着的暗空！”

這是一個多么激動的場面！老的一輩不屈的犧牲了，新的一輩正以更堅強的力量站起來！死，在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集體時代，真是太渺小了。蘇爾迦臨死前在獄里說的一段話，可以說明這一點：“我永遠覺得驕傲，因為命運判定我，一個普通工人，在我們共產黨里走完自己的生命之路，同列寧和斯大林這樣的人一起走完，因為我們替人家打開通往幸福生活之路……”

青年近衛軍組織起來了，以後就描寫他們的鬥爭生活，怎樣把紅旗插在最高的塔頂，怎樣散发傳單，怎樣奪取槍械……這裡可以看到各種性格的青年，奧列格堅強、果斷、善良，萬尼亞多慮而有“詩意的熱情”，丘列寧對敵人有深刻的仇恨、行動

英勇，刘巴和鄔丽亞的爱美和深思，妮娜的勤勞和朴实，华丽亞的柔弱……然而在斗争的旗幟下，他們是团结得多么牢啊！

青年近卫軍迅速地扩大了，但是不幸，他們被滿口术语懦弱无能的史达霍維奇出卖了。他被捕后受不住拷打，竟然招出了青年近卫軍的名单！于是，除了极少数的以外，总部中的人都被捕了。

最沉重，最光輝的一幕到来了。德寇用各种酷刑、拷打来对付这些孩子。孩子們浴在鮮血里，受着折磨，沒有一个背叛神聖的誓言。“孩子們，听到嗎？听到嗎？……坚强起来！……”鄔丽亞在监牢里喊。于是，德国人决定把他們集体抛入矿坑。

是这样的一个夜晚。“除非这几代中間最后一代进了坟墓，克拉斯諾頓的居民將永远不会忘記这一夜。异常耀眼的明朗的蛾眉月斜斜地悬在天空。看得見十公里周圍的草原。冷得难忍。”姑娘們和男孩們被两部卡車裝着駛向矿坑；在卡車上，每个人都知道他們的生命即將消失，然而他們却唱起了歌：“受了痛苦监禁的磨折，你取得了光荣的死……”

这里，包含了多少真理，启示了多少生命的意义，又給了我們多少的鼓励和沉思！

作者法捷耶夫捉住了每一个人的性格，深深透入到他的内心中去。那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長的青年，在那个年龄所迸发的感情的潮流，对世界的詩意的探求和夢想，对于生活美的追求以及純洁的心中所怀着的理想，是同对祖国的强烈的爱和对真理的坚持密切地結合着的。这里，法捷耶夫完备地写出了新一代的青年。

因为都是事实，所以格外动人。这些事實給我們提供了

生命的意义。誠然，生命只有一次，然而它的价值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的。唯有献身于为人民解放的光荣斗争，生命才能迸放出燦爛的花朵，噴射出濃郁的芳香，显示出它全部的美丽。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产生出这样纯洁、坚强的青年。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我們就必須不懈地追求那真善美的世界，也只有投身在这样的創造历史的生活中，生命才真正值得宝贵。

这本書对于目前的中国青年是一个坚决的号召。它告訴我們：“生命的意义，只有在集体的事业中去衡量。”

1949年4月

錯 誤 的 了 解

“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上海上演將近半年了，近二十万人看了这个戏。这个戏对上海人民、特別是生产战綫上的干部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对话剧演出也是一个推动。几乎每两三天報紙上就有評論的文章发表。但是我覺得，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論調却必須加以反对。

某些文艺評論家們的文章，首先是狠狠地諷刺女厂長“尼姑似的刻苦”的生活。在分析了戏的情节之后，接着就得出这样的結論：主要的教訓是一个人不仅要努力工作，而且要懂得生活，他們并联系“实际”，指摘我們也有一批干部，成天埋头工作，看不到“青春的气息”，只看到工作，不花一部分時間去“娱乐娱乐”，他們諷刺这些同志为“光工作不生活的人”，“不懂得合理的享受”。这种論調影响到了一部分实际工作中不够安心的同志，于是他們就嚷嚷起来，說机关生活的確“太刻板”了，要有“合理的享受”，“要懂得生活”……他們又轉而嘲笑那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生活上艰苦朴素的人，是“过时了”，“我們不应再穿藍布，現在生活改善了，應該穿穿呢子衣裳了，何必那么机械，象女厂長！”这竟使一些埋头苦干踏实工作的同志也被嘲笑得不安起来。——“現在也許是要多娱乐一下，享受一下了。”有的同志怀疑地說。

这种似是而非的論調显然是錯誤的。卡碧特丽娜的主要缺点，在于她落后于生活，丧失了对新鮮事物的敏感，丧失了和群众的联系。因此，生活中她不是站在先进的一面，而是站在落后的一面，不是推动生活前进，而成为前进的阻碍。虽然主观上以为对党忠誠，实际效果則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吸取的正确的教訓，就是要努力学习、不落后于形势；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懂得群众心里的希望和要求，而不做官僚主义者；就是要有对新鮮事物的敏感，而不是感觉迟鈍。一句話，就是不做一个墨守成規的人，永远前进。在社会生活和集体事业中落后于形势的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必定会产生各种疙瘩或苦悶，卡碧特丽娜私生活方面的不愉快的現象，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在实际生活中，劳动和生活是相一致的，劳动得好才能生活得好，优美的劳动本身就是优美的生活。不可能脱离劳动去寻到什么“青春的气息”和“享福”。“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的庫烈聘的生活就是一个生勁的榜样。因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來說，最大的幸福和愉快，就在于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战斗的本身中，而不在安乐椅中。为什么我們的批評家們在看了这个意味深長的演出后，不帮助觀众去正确地欣賞艺术的美，引导他們去学习作一个先进的而不是落后于形势的人，作一个生活的战斗者，在这中間去寻求最大的、最充实的幸福，象庫烈聘那样；而却津津乐道于卡碧特丽娜的私生活的“尼姑式的刻苦”，并要求人們离开这点去悬空地追求什么“青春的气息”、“生活不应太刻苦而要合理的享受”、“不能光工作不会生活”、“要懂得生活的意义”呢？……

这里我們不禁要怀疑，究竟是誰不懂得“生活的意義”呢？
难道卡碧特丽娜的足以令人猛省的教訓，就在于不懂得个人
的“合理的享受”、不懂得个人“青春的气息”嗎？这至少是了
解錯了。

1953年4月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揚同志的“我們必須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否则將会对这次思想战綫上的斗争发生极有害的影响。再看第二十二号“文艺报”上胡风先生的两次发言，那上面許多話是侮蔑党和企图拉攏一批人的，我更感到一种义憤。說實話，我真沒有料到胡风先生会这样明目張胆地贩卖资产阶级唯心論的私貨！

我想在几个具体問題上提一提我的看法。

老實說，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見之一，就是沒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論进行持續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論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問題一直存在，到这次会上就爆发出来。但是，就是过去那做得极不充分的一点点批评和斗争，胡风先生也狂热地仇視了。并且从胡风先生历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凡是不同意胡风先生意見的人，他都要用各种方法戴上一頂私人意見的帽子。这种以私人意見代替原則斗争的手段是必須揭穿的，否則天下就不分黑白了。这是我首先要說明的一点。

其次，胡风先生为什么竟至这样来贩卖私货呢？他不是自命为心情既“沉重”又“激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吗？除了理论上是想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来偷换马克思主义之外，我看他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目的：想拉拢一部分青年和作家，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而他好象是青年们的代言人。

不指出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他在文章中过分夸大了青年的作用。他说“青年同志”能执行“先锋”的任务。因为青年是在“革命斗争中教育出来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看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宝贵的真理”。只有青年才能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发生“真实的感应”，只有青年才能掌握“战斗的武器”。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作为“先锋”的是党，党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的武器”最熟练最坚强的掌握者，青年只有在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从李希凡、蓝翎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可以明白的看到，他们写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受党的长期教育的结果。离开了党，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新生力量的。青年也有缺点，如片面及常会有自满急躁等。我们要前进，就要虚心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向前辈学习，没有这番学习是不可能成为新生力量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的帮助和启发，而不是讨好的阿谀。苏联曾经同托洛茨基分子作过尖锐的斗争，托派的理论武器之一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老辈已经“蜕化”，只有青年和学生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党和列宁主义青年团彻底粉碎了这个理论。这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可以看到。我丝毫没有把托洛茨基和胡风先生相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青年要自觉地成为新生力量。

的代表者，应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否認党的领导作用；应努力学习而不是高傲自大；應該以勇敢的創見和辛勤勞动来取得成果，而不是企图在目前这个浪潮中飄浮上去。否则，我們就会被胡风先生一流的理論所俘擄而解除自己的武装。

胡风在发言中否定了作家学习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借口“实践”，反对“系統的研究”馬克思主义，特別是隐隐約約地反对学习馬克思主义对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他所支持的所謂“小人物”，他所批判的“簡單地划阶级成分的方式”，其实都是为了否認馬克思主义理論和思想改造的目的。你要批評反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嗎？这就是要把“小人物”作为“反革命分子”“悶死”；你要提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嗎？这就是“簡單地把作家划阶级成分”；你要強調学习馬克思主义嗎？这就是“文艺报”犯錯誤的主要根源的“庸俗社会学”。党和“人民日报”是打击作家，只有胡风先生才主持正义站起来說話。我希望作家同志們能辨别这种理論的实质，不要被它迷惑，也不要被“激动”、“沉重”等字眼蒙住眼睛。这是胡风先生想爭取別人同情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論再占优势的一个方法。我完全同意周揚同志的意見：“我們強調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觀的重要性，強調文学作品应当表現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題，应当創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強調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时候，不但不允許絲毫减弱这些观点，而且要千百倍地加强它們在我們的文学中的地位，因